

續今古奇觀

哈爾濱出版社



續今古奇觀

張云閣

延威

王忠文

雷

銅

校訂

哈爾濱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荣 焕
王 晓 鸥
封面设计 孙 承 民

续 今 古 奇 观

xù jīn gǔ qí guān

张云阁 延 威 王忠义 雷 铜 校 订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红卫福利印刷厂印刷

32开本 14印张 30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8,000册

ISBN 7-80557-119-8/I.53 定 价: 4.95元

内 容 提 要

《续今古奇观》作为章回小说，在内容和艺术上有其独特之处。它是一部人、事、情、理兼备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大致有四类：第一类是荒淫奢侈的官僚绅士；第二类是通神弄鬼的僧尼道士；第三类是情债缠绵的痴男信女；第四类是趋权附贵的市井小人。其中不论哪一类人，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当然，本书一些情节，渲染了轮回因果，宿命前缘，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望读者自鉴。

目 录

- 第一回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1)
- 第二回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13)
- 第三回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27)
- 第四回 程元玉店肆代赏钱
十一娘云冈纵谈侠…………… (39)
- 第五回 感神明张德容遇虎
湊去日裴越客乘龙…………… (52)
- 第六回 酒下酒赵尼姑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63)
- 第七回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宗村酒肆…………… (81)
- 第八回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91)
- 第九回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妻笑缔缘…………… (104)
- 第十回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144)
- 第十一回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127)

第十二回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47)
第十三回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梟成铁案…………… (159)
第十四回	酒谋财干郊肆恶 鬼对穿杨化借尸…………… (172)
第十五回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182)
第十六回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惠娘立决到头缘…………… (195)
第十七回	西山观设籙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206)
第十八回	袁尚宝相术功名卿 郑舍人阴功名世爵…………… (234)
第十九回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44)
第二十回	东廊僧心动招魔 黑衣盗冒名害命…………… (263)
第二十一回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275)
第二十二回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303)
第二十三回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 (315)
第二十四回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329)

第二十五回	赵司户千里遗书 苏小娟一诗正果…………… (343)
第二十六回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353)
第二十七回	赔遗金暗中获隼 拒美色眼下登科…………… (369)
第二十八回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382)
第二十九回	通衢阁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391)
第三十回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前屈…………… (412)

第一回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得失枯荣总在天，机关用尽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不到头螳捕蝉。

无药可延卿相寿，有钱难买子孙贤，甘贫守分随缘过，
便是逍遥自在仙。

话说一个富翁，姓张，妻房已丧，没有孩儿，只生一女，招一个女婿。那张老年纪已过七十，因把田地家产尽交女婿，并做了一家，赖其奉养，以为终身之计。女儿女婿也自假意奉承，承颜顺旨，他也不作生儿之望了。不想以后渐次疏懒，老大不堪。忽一日在门前闲立，只见外孙走出来寻公吃饭，张老便道：“你寻我吃饭吗？”外孙答道：“我寻自己的公公，不来寻你。”张老闻得此言，满怀不乐，便想道：“女儿落地便是别人家的人，果非虚语。我年纪虽老，精力未衰，何不娶一个偏房，倘或生得男儿，也是张家后代。”随把自己留下余财，央媒娶得鲁氏之女，成婚不久，果然身怀六甲，方及周年，生下一子，张老十分欢喜。亲朋之人，皆来庆贺，惟有女与女婿暗地烦恼。张老随将此子取名一飞，众人皆称他为张一郎。又过了一二年，张老患病，沉重不起，将及危急之际，写下遗书二纸，将一纸付与鲁氏道：“我只为女婿外孙不孝，故而娶你为个偏房，天可怜

见，生得此子，本待把家私尽付与他，无奈他年纪幼小，你又是女人，又不能支持门户，不得不与女婿管理。我若明说破，他年要归我儿，又恐怕他们暗生毒计，而今我这遗书中暗藏哑谜，你可紧紧收藏，且待我儿成人之日，从公受理，倘遇廉明官府，自有主张。”鲁氏依言收藏过了。张老便叫人请女儿女婿来，嘱咐几句，就把一纸遗书与他，女婿接过，看道：

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

女婿看过大悦，就付浑家收讫。张老又私把自己余资与鲁氏母子日用之费，赁间房子与他居住。数日之内，病重而死。那女婿殡葬丈人已毕，道是家园尽是他的，夫妻两口洋洋得意，自不消说。却说鲁氏抚养儿子，渐次长成，因忆遗书，带领了儿子，当官告诉。那官府都道是亲笔遗书，既如此说，自应是女婿得的，又且那女婿有钱买嘱，谁肯与他分割。亲友皆为张一飞不平，齐道：“张老病中丧命，如此可笑，却没个理会处。”又过几时，换了个新知县，大有才能，鲁氏又领了儿子到官府告诉，说道：“临死之时，说书中暗藏哑谜。”那知县把书看了又看，忽然会意，便叫人把张老的女儿女婿、众亲眷们、及地方父老唤来，知县对那女婿说道：“你妇翁真是个聪明的人，若不是这遗书，家私险为你占了。待我读与你听：

张一非，我子也，家私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

你道怎么把“飞”字写做“非”字，只恐怕舅子年幼，你见了此书，心生谋害，故用此机关；如此被我识出，家财自然是你舅子的，再有何说？”当下提笔把遗书圈断，家产悉付还张一飞，众人拱庆而散。方晓得张老与子命名之时，

就有这般心机。正是：

异性如何掘厚资，应归亲子更何疑，书中哑谜谁能识，
大尹神明果足奇。

而今再说宋朝汴梁西关外义定坊有个居民，刘大名天祥，娶妻杨氏，胞弟刘二名天瑞，娶妻张氏，嫡亲数口儿同家过活，不曾分居。天祥没有儿女，杨氏是个二婚头，初嫁时带个女儿来，俗名叫做油瓶；天瑞生个孩儿叫做刘安住。本处李社长，生一个女儿，名唤定奴，与刘安住同年。因为李社长与刘家交厚，从未生时指腹为婚，刘安住二岁时节，天瑞已与他聘定李家之女子。那杨氏甚不贤惠，又私心要等女儿长大，招个女婿，把家私多分与她，因此妯娌间时常有些说话的，亏得天祥兄弟和睦，张氏也自顺气，不致生隙。不想荒欠之岁，六科未收，上司发下明文，着居民分房减口，往他乡外府趁熟。天瑞与兄长商议，要去远行。天瑞道：“哥哥年老，不可他去，待兄弟带领妻儿去走一遭。”天祥依言，便请将李社长来对他说道：“亲家在此，只因年岁荒欠，难以度日，上司旨意，令居民减口往他乡趁熟。而今我兄弟三口儿择日远行。我家自来不曾分居，意欲写下两纸合同文书，把应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皆写在这文书上，我每人各收留下一纸，兄弟一二年回来便罢，若兄弟十年不来，其中万一有个好歹，这纸文书便是个老大的证见。特请亲家到来作个见人，与我两个字儿。”李社长应承道：“当得，当得。”天祥便取出两张素纸，举笔写道：

东京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弟刘天瑞，幼侄安住，因六科不收，承上司文书分房减口往各地趁熟，弟天瑞自愿挈妻带子往他乡趁熟，一应家私房产，不曾分房，今立合同文

书二纸，各收一纸为照。

年 月 日，立文书人刘天祥。亲弟刘天瑞。见八李社长。

当下各人画个花押，兄弟二人每人收了一纸，款待了李社长，自别去了。天瑞拣了个吉日，收拾行李，辞别兄嫂而行；兄弟二人皆各流泪，惟有杨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门，甚为得意。天瑞带了妻子，一路餐风宿水，不多几日，到了山西路州高平县下马村。那边正是丰稔时年，诸般买卖好做，就租个富户人家的房子住下了。那个富户张员外又名秉彝，浑家郭氏，夫妻两口为人疏财仗义，好善乐施，广有田庄地宅，只是寸男尺女并无，以此心中不满。见了刘家夫妻为人和气，十分相得。那刘安住年方三岁，张员外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乖巧聪明，心中十分喜爱，与浑家商议要过继他做个螟蛉之子，郭氏心中也正要如此。便央人与天瑞和张氏说道：“张员外看见你家小官人十二分的得意，有心要把他做个过房儿子，通家往来，未知意下如何？”天瑞和张氏见富家要过继他的儿子，有甚不愿意处，便回答道：“只恐贫寒不敢仰攀，若蒙员外如此美意，我夫妻两人住在这里，可也增好些光彩哩。”那人便将此话回复了张员外，张员外夫妻二人甚为快乐，便拣了个吉日过继刘安住，就叫为张安住。那张氏与员外是为同姓，又拜他做了哥哥，自此与天瑞认为舅舅，往来交厚，房钱衣食，皆不要他出了。自此将及半年，谁料刘家夫妻二人染了疫症，一卧不起。张员外见他夫妻病了，视同骨肉，延医调治，只是有增无减。不上数日，张氏先自死了，天瑞大哭一场，又得张员外买棺殓殓。过了几日，天瑞眼看病重，自知不痊，便央人将员外请来，对他

说道：“大恩人在上，小生有句心腹话儿，敢说得上么？”员外道：“姐夫，我与你义同骨肉，有甚吩咐，皆在不才身上，决然不负所托，但说何妨。”天瑞道：“小生嫡亲的兄弟两人，当日离家的时节，哥哥立了两纸合同文书，哥哥收一纸，小生收一纸，怕有些好歹，以此为证。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看，谁知命舛时乖，果然做了他乡之鬼。安住孩儿幼小无知，既承恩人过继，只望大恩人虔修阴德，将孩儿抚养成人，长大后把这纸合同文书分付与他，将我夫妻两把骨殖，埋入祖坟之侧。小生今生不能补报，来生来世，情愿为犬为马报答此恩，是必休迷失了孩儿的本姓。”说了泪如雨下。张员外也下了泪，满口应承，又将好言安慰他。天瑞就取出文书与张员外收了。挨至晚间，瞑目而死。张员外又各了棺木衣衾，盛殓已毕，将他夫妻两口棺木暂埋入祖坟之旁。如此抚养安住如同己出。安住渐次成人，也不与他说知就里，送他到学堂里读书。安住伶俐聪明，过目成诵，十余岁五经子史无不通晓，而且为人和顺，孝敬二亲，张员外夫妻珍爱他也似己生。每年春秋节令，带他上坟，就叫他拜自己的父母，皆不与他说明缘故。弹指之间，已是一十五年，安住已长成十八岁了。张员外正与郭氏商量，要与他说知前事，着他归宗葬父。时遇清明节令，夫妻两口又带安住上坟。只见安住指着旁边土堆问员外道：“爹爹年年叫我拜这坟墓，一向不曾问得，不知是我什么亲眷？乞与孩儿说知。”张员外道：“你也不是这里人氏，你本姓刘，东京西关义定坊居民刘天瑞之子，你伯父是刘天祥。因为你那里六科未收，分房减口，你父亲母亲带你到这里趁熟，不想你父母双亡，埋葬于此。你父亲临终时节，遗留与我一纸合同文书，应响家私

田产皆在这文书上，待叫你成人长大，与你说知就是，令你带这文书去认伯父母，就带这骨殖去祖坟安葬。儿问：今日不得不说与你知道。我虽无三年养育之苦，也有一十五年抬举之恩，却休要忘我夫妻两口儿。”安住闻言，哭倒在地，员外和郭氏叫唤苏醒。安住又对父母的坟哭拜一场道：“今日方晓生身的父母。”就对员外郭氏道：“禀过爹爹母亲，孩儿既知此事，时刻也迟不得了，乞爹爹把文书付我，须速带了骨殖往东走一遭去，埋葬已毕，再来侍奉二亲，未知二亲意下何如？”员外道：“这行孝的事我怎好阻挡得你，只愿你早去早来，免使我两口儿悬望。”当下一同回到家中，安住收拾起行装，次日拜别了父母，员外就取出合同文书与安住收了，又叫人起出骨殖来与他带去。临行员外又吩咐道：“休要久恋家乡，忘了我认义父母。”安住道：“孩儿怎肯知恩不报恩，大事已完，仍到膝下侍奉。”三人各各洒泪而别。安住一路上不敢迟延，早来到东京西关义定坊了。一路问到刘家门首，只见一个老婆婆站在门前，安住上前喝了喏道：

“有烦妈妈与我通报一声，我姓刘名安住是刘天瑞的儿子，问得此间是伯父伯母的家里，特来拜认归宗。”只见那婆子听得此言，便有嗔色，就问安住道：“如今二哥二嫂在哪里？你既是刘安住，须有合同文字为照，不然一面不相识的人，如何信得是真？”安住道：“我父母十五年前死在路州了，我亏得义父抚养到今，文书自在我行李中。”那婆子道：“我就是刘大浑家，既有文书，便是真的了，可把与我。你自站在门外，待我将进去与你处对角，看过了接你进去。”安住道：“不知就是我伯娘，多有得罪。”就打开行李，把文书双手呈将过去。杨氏接得，向里头去了。安住等

了半日，不见出来。原来杨氏的女儿已赘了女婿，满心把家产尽数与他，日夜防的是叔婢侄儿回来，今见说叔婢皆死，伯侄二人又从不曾认识，可以欺骗得的，当时赚了文书到手，紧紧收在怀中私处，却待他再来缠时，与他白赖。刘安住等得肚饥口渴，人影也不见一个，又不好一直走进去。正在疑心之际，只见前面走将一个老年的人来问道：“小哥你是哪里人，为什么在我门首呆呆立住？”安住道：“你莫非就是我伯伯么？则我便是十五年前父母带了去路州趁熟的刘安住。”那人道：“如此说起来，你正是我侄儿，你合同文书安在？”安住道：“方才伯娘已拿将进去了。”刘天祥满面堆下笑来，提了他的手，来到前房，安住倒身下拜。天祥道：“孩儿行路劳苦，不须如此。我两口子年纪老了，真是风中之烛，自你三口儿去后，一十五年杳无音信，我们兄弟两个只看你一个人，偌大家私无人承受，烦恼得我眼也花了，耳也聋了。如今幸得孩儿回来，可喜可喜，但不知你父母安否，如何不与你一同回来看我们一看？”安住扑簌已泪下，就把父母双亡义父抚养的事务，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刘天祥也哭了一场，就唤出杨氏来道：“侄儿在此见你哩。”杨氏道：“哪个侄儿？”天祥道：“就是十五年前趁熟的刘安住。”杨氏道：“哪个是刘安住？这里哨子每极多，大分是见我们有些家私，假装做刘安住冒认的。他爹娘去时，有合同文书；若有便是真的，如无便是假的，有什么难见处。”天祥道：“方才孩儿说道，已交付与你了。”杨氏道：“我不曾见。”安住道：“是孩儿亲手交与伯娘的，怎如此说？”天祥道：“大娘休闹气，孩儿说你拿了他的。”杨氏只是摇头不肯承认。天祥又问安住道：“这文书委实在哪

里，你可实说。”安住道：“孩儿怎肯有欺，委实是伯娘拿了，人心天理，怎好赖得。”杨氏骂道：“这个说谎的小孩儿，我几曾见那文书来。”天祥道：“太嫂休要闹气，你果拿了，与我一看何妨。”杨氏大怒道：“这老子也好胡涂，我与你夫妻之情倒信不过，一个陌生的，倒并不疑心的。这纸文书我要它糊窗儿，有何用处？若果侄儿来，我也欢喜，如何肯留他的。这花子故意来捏舌哄骗我们的家私哩！”安住道：“伯伯，你孩儿情愿不要家财，只要傍住祖坟上埋葬了父母这两把骨殖，我便仍回路州去了，你孩儿须有安身立命之处。”杨氏道：“谁听你这花子巧言花语。”当下提起一条杆棒，望安住劈头劈脸打将过来，早把他头儿打破了，鲜血迸流。天祥虽在旁解劝喊道：“且问个明白！”却是自己又不认得侄儿，见浑家抵死不认，不知是真是真，好生委决不下，只得由她。那杨氏将安住推出门前，把门闭了。刘安住气倒在地，多时渐次苏醒转来，对着父母的遗骸放声大哭，又道：“伯娘你真下得如此狠毒！”正哭之际，只见前面又走过一个人来问道：“小哥你哪里人，为什么在此啼哭？”安住道：“我便是十五年前跟父母去趁熟的刘安住。”那人见说，吃了一惊，仔细相了一相，问道：“谁人打破你的头来？”安住道：“这不干我伯父事，是伯娘不肯认我，拿了我的合同文书，抵死赖了，又打破我的头。”那人道：“吾非别人，就是李社长，你是我的女婿。你且把十五年来事细细与我述一回，待我与你做主。”安住见说是丈人，恭恭敬敬喝了个诺，哭告道：“岳父听禀：当初父母同安住趁熟到山西路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张员外家店房中安下，父母染病双亡，张员外认我为义子，抬举得成

人长大。我如今十八岁了，义父方与我说知就里，因此挑了我父母两把骨殖来认伯伯。谁想伯娘将合同文书赚的去了，又打破了我的头，这等冤枉哪里去告诉？”说了泪如泉涌。李社长气得面色紫红，又问安住道：“那纸合同文书既被赚去，你可记得么？”安住道：“记得。”李社长道：“你背来我听。”安住从头念了一遍，一字不差，李社长道：“果是我女婿，不消说得。这婆娘好生无理，我如今敲进刘家去说，如能说转便罢，说不转时，现今开封府尹是包龙图相公，十分聪察，我与你同告状去，不怕不断还你的家私。”安住道：“全仗岳父主张。”李社长当时赶进刘天祥的门，对他夫妻两个道：“亲翁亲母什么道理，侄儿回家如何不肯认他，反把他的头也打破了？”杨氏道：“这个社长你不知，他是诈骗人的，故来我家中打诨，他既是我家侄儿当初曾有合同文书，有你的字，若有那文书时，便是刘安住。”李社长道：“他说是你赚来藏过了，如何白赖？”杨氏道：“社长也好笑，我何曾见他的，却是指鬼一般。别人家的事情，谁要你多管。”当下又举杆棒要打安住。李社长恐怕打坏了女婿，挺身阻住，领了出来道：“这虔婆使这般狠毒阴谋，难道不认就罢了，不到得和你干休。贤婿不要烦恼，且带了父母的骨殖和这行李，到我家将息一宵，明日到开封府进状。”安住从命，随了岳丈一路到李家来，李社长又引他拜见岳母，安排酒款待他，又与他包了头，用药敷治。次日清早，李社长写了状词，同女婿到开封府来。候了一刻，龙图已升堂了，李社长和刘安住当堂叫屈。包龙图接了状词，看毕，先叫李社长上去问了情由，李社长从头说了。包龙图道：“莫非你是包揽官司教唆他的么？”李社长道：“他是

小人的女婿，文书上原有小人的花押，怜他幼稚含冤，故此与他申诉，怎敢欺我青天爷爷。”包龙图道：“你曾认得女婿么？”李社长道：“自三岁离乡，今日方归，不曾认得。”包龙图道：“既认不得，又失了合同文书，你如何信得他是真？”李社长道：“文书除了刘家兄弟和小人，并无一人看见，他如今从前至后背来，不差一字，它不是个老大的证见。”包龙图又唤刘安住起来，问其情由，安住一一说了，又验了他的伤，问道：“莫非你果不是刘家之子，借此来行拐骗的么？”安住道：“老爷，天下事是真难假，如何做得这没影的事体；况小人的义父张秉彝大有田宅，也够小人一生受用了，小人原说过情愿不分我父的家私，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入祖坟，便仍到路州义父处居住。望爷爷青天详察。”包龙图见他两人说得有理，就准了状词，随即唤刘天祥夫妇同来。包龙图叫刘天祥上前问道：“你是个一家之主，如何没些主意全听妻言。你且说那小厮果是你的侄儿不是？”天祥道：“爷爷，小人自来不曾认得侄儿，全凭着合同文书为证，如今这小厮抵死说是有的，妻子又抵死说是没有，小人又没有背后眼睛，为此委决不下。”包龙图又叫杨氏起来，再三诘问，只是推说不曾看见。包龙图就对安住道：“你伯父伯娘如此无情，我如今听凭你着实打他，且消你这口怨气。”安住忽然下泪道：“这个使不得，我父亲尚是他的兄弟，岂有侄儿打伯父之理；小人本为认亲葬父行孝而来，又非是争财竞产，若是要小人为此逆伦之事，至死不取。”包龙图听了这一番话，心中已有几分明白，当下又问了杨氏几句。假意道：“那小厮果是个拐骗的，情理难容，你夫妻们和李某且各回家去，把这小厮下在牢中，改日严刑